

行摄

## 无花果



Ruby

我在小区楼下拍到几颗孤零的无花果。几颗果子茕茕孑立在枝头,没有一枚叶子的陪伴。八月里,我在贵州滴水滩瀑布附近,拍到过一棵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,硕果累累。

眼前的这棵,树顶还是有一些叶子的。但叶形与贵州的那棵不一样。贵州的那棵叶子是一片状的,卵形,眼前的这棵叶子则是裂状的。果形也不一样,一个略圆,一个略扁。



小区里的无花果树



贵州的无花果树

两棵无花果树实在长得太不像了,心里一下冒出好多个为什么。回家后研究了一番,原来无花果树有上千个品种(多得令我惊讶),我所见的不过是其中两种罢了。

无花果的叶片主要分为三大种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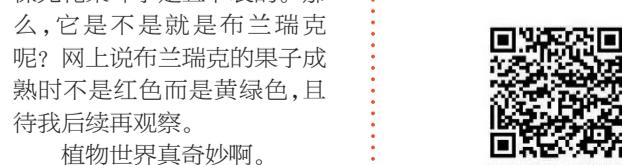
1.一裂状,即叶子不开裂,拥有完整的一片叶子,这个品种的典型代表是亚当。有一种说法是《圣经》里夏娃和亚当偷尝的禁果不是苹果而是无花果,于是亚当也成了无花果一个品种的名称。

2.三裂状,即一片叶子分裂成三片。三裂的典型代表是安紫,果形像提子。

3.五裂状,即一片叶子分裂成五片,以波姬红为代表品种。五裂状还分为五宽裂及五窄裂。五窄裂的代表品种是布兰瑞克。

我抬起头仰望,小区的这两棵无花果叶子是五窄裂的。那么,它是不是就是布兰瑞克呢?网上说布兰瑞克的果子成熟时不是红色而是黄绿色,且待我后续再观察。

植物世界真奇妙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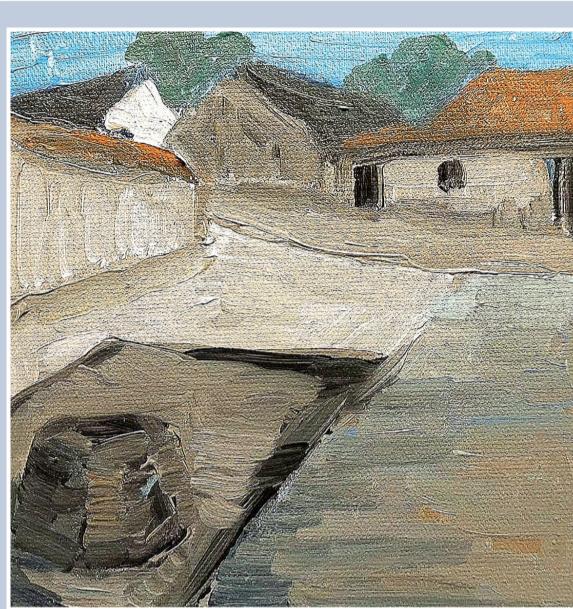
王炎

此画是我在西南营的小幅油画写生。

水井的对面,是我少年和青年时居住的老屋。东西方向有一条约三百米的巷子,是南关帝庙巷,走到尽头就是文峰大世界。

水井承担着居民饮水、洗菜、打衣的日常。夏天,有时也有男人穿着短裤在井旁冲澡。我把西瓜放进网袋,吊入井水中,坐在门堂看守等待。浸过井水的西瓜,那真的是蜜甜蜜甜的,比现在冰箱冷藏的要好吃多了。

## 水井



雨柔和

燕梅风风火火连夜送来从石港买的窨糕,摸着还有余温,我忍不住咬了一口,细细咀嚼,那绵长的味道让人仿佛回到旧时光。

早年,每到逢年过节、添丁进口、拜寿嫁娶、造屋上梁

## 窨糕往事

等,家家户户都要碾米粉做糕点。只因“糕”与“高”谐音,图个吉利,步步高。

有的老店依然采用的是老灶、大铁锅、竹编锅盖、老式窨糕模板,这些行当会让人顿觉时空交错,如同穿越回从前。但是,就是这样古法蒸制才能让你吃到正宗的窨糕。

窨糕,最显眼的标志就是每一块上都有桃红印花,

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咬一口,那馅必须是瀑布式的流沙状,带着热气,又烫又香又甜,还软糯润泽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尽管现在的南通城,西式蛋糕店铺林立,咖啡厅也是一家接一家,不断填充着人们的胃。但是,那些简单淳朴的传统糕点依然是每个南通人心底最初的模样。

## 老闺蜜



蓝色咖喱粉

今天,陪我妈和汪姨去喝早茶、逛街,没想到吃了一天的“狗粮”。

汪姨是我妈的发小,比我妈大三岁,我妈一直管她

叫姐姐,说汪姨小时候非常照顾自己,上学时都是牵着她的手一起去学校。

喝早茶时,这对老闺蜜一会儿咬耳朵,一会儿头碰头、挨在一起刷手机看照片;吃好早茶去散步,哎哟喂,这对老闺蜜手拉手,愣是一直没松开过;后来到了咖啡馆,我很识相地坐在离

她俩隔两张桌子的位置上,忍不住时不时地朝那边偷瞄一下,只见我妈兴奋地比画着说着什么,汪姨呢,手托着脸颊,微笑着倾听……

我第一次发现,76岁的妈妈,我家孩子的外婆,在汪姨面前,似乎又成了当年那个拉着小姐姐的手去上学的小姑娘。她兴冲冲地说着,爱娇地笑着,偶尔还会依赖地将脑袋靠在汪姨的肩膀上……

这个年纪了,还能有感情这么好的闺蜜,简直太招人“恨”了!我“满怀嫉妒”地发了这对老闺蜜的六宫格合影到朋友圈里。这朋友圈一发,立马有很多朋友冲进来,纷纷表示太拉仇恨了;也有朋友让我问我妈,现在开始发展老闺蜜,还来不来得及?

## 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左图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乐活人生

## “世交”



章忠

对面的小区里,有对老夫妻住在楼下车库,车库门前被他俩开辟成了一个小花园。我喜欢过来赏花,两个老人看到我,总是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老奶奶说,这些花草基本上都是别人丢弃了,他们捡过来养的,养着养着就越来越多了,养成了一个小花园了。

有一次,我陪着两个老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,他们谈曾经的不易,谈爱过恨过的人,我静静地听着。他们提起自己的孙子更是满满的骄傲,孙子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学霸,研究生毕业后进了阿里集团,孙子上高中时最喜欢和一个姓章的同学玩,那孩子和我住一个小区,现在去新加坡的大公司工作了!

听到这里,我不禁乐了:“你们见过那位章同学吗?”“怎么没见过?他经常来我家呀,挺懂事的一个孩子。”老奶奶说。我说:“那你们看看,他和我长得像不像?”老两口重新打量着我,拍手大笑起来:“像!鼻子、嘴巴,走路的样子都像!怪不得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面善,原来你是小章他爸!孙子前天还和我视频说,你儿子还答应回国给他当伴郎呢!”

哈哈,本以为我和两位老人不过是泛泛之交,原来我们竟然是“世交”,缘分啊!

## 老伴修钟



安源

我们用了5年多的一个电子钟坏了,拆开一看全是锈,里面的线路断了。

老伴特意买了一个高精度数字万用表,来修理小电子钟。买一个万用表的钱可以买两个电子钟。你说值不值呢?我说值!很值!非常值!

他用活络的脑子、灵活的双手,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修好了。我和老伴儿都很高兴,证明我们脑子还很清晰,没有搭错、没有生锈!

